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一冊)

三軍大學編著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中國歷代戰爭史

蔣中正



修訂委員會

主任委員：蔣緯國

指導委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方宋屈陶黃蔣錢
雲萬希季復
五豪晞里聖陸璵穆

修訂委員

李震
陳廷元

0789·25-131

第一冊 中國歷代戰爭史

會員委纂編史爭戰代歷國中：者纂編
會員委訂修史爭戰代歷國中：者訂修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者版出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銷經總
號一二二段二路義信市北臺
號九十四段一路南慶重市北臺
樓大化文號七〇一路南森林市北臺
部版出司公業事化文明黎：者刷印
版出月六年二十五國民華中
版再月五年一十六國民華中
版一訂修月十年五十六國民華中

元百三幣臺新冊本：價定
元百四千五冊八十套全
號一六〇八一戶帳撥劃政郵
號五八一第字臺記登業事版出局聞新院政行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員

李震 吳煥奎

王 周 劉
和 羽 仲
華 臯 平

李鳳起 王覺源 左夢符 鄭長海 李育文 史雙興

1

冊六第、冊五第					冊四第、冊三第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校 委 員					校 委 員								
陸軍中將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皮宗敢					皮宗敢					製 校			
姚從吾					姚從吾								
蔣復璁					徐道鄰								
張 賓 生					陳 致 平								
陳 致 平					許 朗 軒					圖 對			
許 朗 軒													
總 編 纂 委 員					總 編 纂 委 員								
李 震					李 震					陸軍少將			
王 覺 源					劉 仲 平					陸軍少將			
					李 鳳 起					陸軍中校			
					游 崇 鼎					陸軍中校			
										胡 成 業			
										何 畏 霖			
										龔 作 人			

冊二十第、冊一十第、冊十第					冊八第、冊七第 冊九第				
主任委員					主任委員				
審校委員					審校委員				
(姓氏筆劃為序)									
陸軍上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陸軍上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劉安祺	方豪	宋晞	李方晨	姚從吾	許朗軒	姚從吾	蔣復璁	張賓生	趙鐵寒
總編纂	編纂委員				總編纂	編纂委員			
李震	劉仲平	鄭長海	吳煥奎				劉仲平	李震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羅列	蔣復璁	張賓生	趙鐵寒	許朗軒	羅列	姚從吾	蔣復璁	張賓生	趙鐵寒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黃大受	陳致平	張賓生	夏德儀	姚從吾	黃大受	陳致平	張賓生	夏德儀	姚從吾
趙鐵寒	蔣復璁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趙鐵寒	蔣復璁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蔣復璁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蔣復璁	陸軍中將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編纂委員會

冊四十第、冊三十第

主任委員	陸軍上將	余伯泉	總編纂	李震
副主任委員	陸軍上將	蔣緯國		
委員	陸軍中將	許朗軒	編纂委員	劉仲平
	陸軍中將	朱嘉賓		魏汝霖
審校委員	歷史教授	方豪		龔作人
(姓氏筆劃為序)	歷史教授	宋晞		陳廷元
	歷史教授	姚從吾		李育文
	歷史教授	夏德儀		吳煥奎
	歷史教授	張賓生		
	歷史教授	黃大受		
	歷史教授	趙鐵寒		
	歷史教授	黎東方		
	歷史教授	蕭一山		

第 五 十 冊、第 六 十 冊、第 七 十 冊、第 八 十 冊

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
委員

陸軍上將
陸軍上將
陸軍中將
陸軍中將

余伯泉
蔣緯國
許朗軒
朱嘉賓

總編纂
編纂委員

李震

劉仲平

魏汝霖

陳廷元

李育文

審校委員
(姓氏筆劃為序)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歷史教授

方豪
宋晞
夏德儀
張儉生
黃大受
楊家駱
趙鐵寒
黎東方
蕭一山

中國歷代戰爭史修訂委員會

別冊		修訂委員	
第一冊至第十八冊		修訂委員	
主任委員	陸軍上將	蔣緯國	
指導委員	歷史教授	王雲五	
(姓氏筆劃為序)	歷史教授	方豪	修訂委員
	歷史教授	宋晞	兼執行祕書
	歷史教授	屈萬里	陸軍少將
	歷史教授	陶希聖	陳廷元
	歷史教授	黃季陸	
	歷史教授	蔣復璁	
	歷史教授	錢穆	

中國歷代戰爭史

序言一

人類在數十萬年持續不斷之生存鬥爭中，其出現於鬥爭舞臺或消逝而退隱，乃歷史上所常見不鮮之事。尼羅河畔之古代埃及人，美索波達米亞草原之古代巴比倫人，在世界早期歷史中，均曾有卓然不凡之成就與貢獻。但歷時既久，其適應力不足以抗禦時代之巨輪者，多已悄然褪色，或退出人類鬥爭之舞臺，闐然無聞於世。獨我國之文明，興起之早，蓋與古埃及與巴比倫文明相頡頏，迄今已歷五千餘年。在此長期之生存鬥爭中，我國國勢雖有時而盛，有時而衰，但至今猶能卓然自立於世界者，此其中當有其長存久持之道。吾人綜讀此五千餘年之歷史，細加研求，得二理也。其一為英國近代史學家湯恩培氏 A. J. Toynbee 所發見之定則，即艱難奮鬥，乃能創造新的文化和文明。湯恩培之言曰：

「人類所受嚴酷之考驗，其第一個階段是由陰入於陽（即由靜入於動），其所經過是動的行為，這是人類受到敵人之挑撥 Temptation 而做出的。人類付出其智慧與努力之代價，歷盡艱難困厄，最後終於克服敵人獲得勝利，遂居於進步前驅之列。」〔註一〕

研究古代文化之項汀登氏 Ellsworth Huntington 在其所著文明與氣候一書中 Civilization and

Climate 亦有如下之記述：

『許久許久以前，一羣無衣的、無居室的、無火的野蠻人，來自熱帶中溫暖的故居，逐步向北方前進，由春季以迄夏末。他們沒有想到他們所離開的是溫暖之地，直至九月，才於夜間感到砭骨的風寒。一天一天的過去，情形又更壞了。他們不知道原因所在，到處亂竄以期避開。其跑到別處的通通死亡。他們有極少數的人，看到這樣刺人的天氣無法可避，乃運用人類最高之能力，以從事於有意的發明。有些掘地以蔽風雨，有些採取樹枝樹葉蓋起茅屋，搭起暖床，又有些取獸皮以裹身。不久，這些野蠻人便朝向文明大步邁進了。裸體的有了衣服；沒有房子的有所遮蓋；一無儲備的則取肉類乾製而收拾起來，在冬天並儲有硬殼果了。他們調整自己以適應艱苦之環境，終於步步向前得到了生存。』（註二）

像這樣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鬥爭，在中國古代傳說上亦有很多之記述，如有巢氏構木爲巢，燧人氏鑽木取火，禹平水土，益焚山澤，皆爲我國先民與自然環境艱難奮鬥之事迹。其間輒弱無能者多已歸於淘汰滅亡，惟有堅強奮鬥者始能繼續生存。此可證明湯恩培氏研究歷史所發見之原則，確爲不易之定論。與湯恩培氏研究歷史所得相同之結論，我國孟子亦有同樣之言論。孟子之言曰：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三）

綜合孟子與湯恩培氏之所論，即所謂「多難興邦」與「逸豫喪邦」之意。其實世界各民族，每個民族都是經

歷過許多艱難與困厄，但其勝敗存亡迥然異數者，蓋非艱難困厄之難易，而在經歷艱難困厄時能堅忍不屈，動心忍性與增益所不能之爲難能可貴也。中華民族在其長期奮鬥之歷史中，經歷內憂外患艱難之多，無異於世界古文明各民族，而卒能克服艱難卓然自立者，賴有此動心忍性堅忍不屈之民族性也。

其二惟何？則爲中華民族之政治思想，實爲天下一家之世界思想也。尙書堯典中首提「協和萬邦」。當時所謂萬邦，蓋卽各民族之衆多部落，而使和平輯睦以相處也。從史實上看，中華民族每當興盛時代，文治武功赫奕，四周鄰邦之依附者，完全爲仰慕上國文化而貢納其方物。故鄰國之依附，乃爲文化之交流，而非武力之征服。而治國者從不以征服異族爲榮，反以所治之人民匹夫匹婦不得其所爲恥。在統治中，必使各族平安相處，和協輯睦，文化混同，血緣交流，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爲中國政治思想之極則。各民族在此恢弘容讓之氣氛中，如春風和雨之陶冶，自然涵容同化而不自覺，久之遂混化爲一個民族，同其利害禍福無有畛畦之分矣。吾人就此五千餘年之歷史中，當時有所謂夏、夷、黎、苗、獫狁、獯鬻、肅慎、東胡、戎狄、荊楚、百濮、羣蠻，乃至鮮卑、匈奴、氐、羌、羯、突厥、契丹、回紇、吐番、女真、蒙古、滿洲等不勝枚舉之各種宗族，今日欲再追尋其痕跡而不可得，而各宗族之後裔，均渾然同處於中華民族之中而不自知，亦不以此而自外也。此豈世界其他民族之殘忍相殺，或近代弱肉強食之理論所可比擬哉？原來世界人類，均屬圓顱方趾，其是否同出於一源，固有待於研究與考證，但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則屬心同理，行同倫也，此爲中國大同思想之根源，而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大而且久者，蓋實賴此一哲理之存在。

再就中國之軍事思想而言，所有我國古代兵學，對於用兵之戰爭均以仁愛爲出發點。司馬法曰：「古者以仁

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太公六韜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無取於民者，民利之，無取於國者，國利之；無取於天下者，天下利之。」尉繚子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又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也；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所以中國之軍事思想以安民利民爲目的，而用兵則在誅伐暴亂，拯救人民爲事，此與西方兵學家以崇尚殺戮征服者大異其趣。

吾人細讀中國五千餘年之歷史，自原始之衆多異族並處，逐漸進於現今之民族混同，蓋無一不由前此二理之交互爲用，前者出於堅忍不屈，故能歷久彌遠而卓然自立；後者出於仁愛一體，故能涵容混同而相助相成，二者皆爲中華民族所以永存之道也。今就以史例言之，中國開國之初，卽有夏黎兩族黃帝與蚩尤之戰爭。當時蚩尤聲勢之優越，黃帝固以艱難百折，始能獲取勝利者，但黃帝既勝之後，夏黎兩族相處若一家之人，故兩族同化最早。嗣後湯武戰勝桀紂，既勝之後，則用夏變夷，翕然同化。後至漢唐宋明各代，亦無不皆然。由以上之史例以觀，誠可證明中華民族之永存，實由於上述堅忍與仁愛之兩種民族性之交互爲用，而又交互相成之功。

研究中國全部歷史，若祇求其興衰之道，則不免偏於政治與軍事之細節，而忽略其政治思想之弘大；若祇求其文化之弘大，則不免馳騁哲理，形成高遠之政論，二者皆未能闡明民族精神之所在。而我國歷史文化載籍浩繁，欲研求此種事理，則整理過往之史料而使成爲一種有系統之記載，殆爲今日史家重要之責任。況當現代，世界已進至衛星飛彈氫彈鈾彈時代，人類已瀕臨毀滅之邊緣，則中華民族之卓然長存與涵容混同之史蹟，殆可爲世界

人類和平永存之借鏡。則斯編之輯，不僅可爲中華民族後人在此劇烈競爭之時代中，知所以自處之道；抑且可告知世界人類，殘忍相殺，終非永存之唯一途徑，而翻然有所改變，斯則世界人類共同之福祉也。

余等奉令編纂中國歷代戰爭史。戰爭本爲當時政治之一部份，因之從事於各代政治作深一層之研究。歷時數載，涉覽載籍至數百十種，浸潤既久，逐漸發見中華民族所以歷久永存之理。深信此理不僅爲中國歷史之寶典，抑且可爲世界人類和平永處之藥石。故提其要點，垂涕而道，語重心長，不覺其言之深也。全書既將完成，乃以此意爲之序，良可用以勗勉國人，使知所以自勵；亦所以貢獻於世界，藉以增進共勉之道。

中國歷史典籍浩繁，史料豐富，而編者限於智識與時間，其取舍之間，常以與當時政治軍事有關者爲範圍，因之其謬誤與遺漏在所難免，深望海內賢達，時加指正，則不僅本書之幸，編者同仁亦深得裨益焉。

註一：見湯恩培著鍾建閱譯。歷史之研究第一卷第五章九十八頁。

註二：見同書九十七頁引項汀登氏著「文明與氣候」四〇五頁。

註三：見孟子告子下篇。

中國歷代戰爭史
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 陸軍二級上將 徐培根

中華民國 四 十 九 年 六 月 五 日

序言二

歷史爲人類在生存中不斷奮鬥創造與進化發展之遺迹。一個民族，在其處境中常有多種不同之艱難與困厄。艱困愈多，奮鬥愈力，則其克服艱困之精神與智慧亦愈高，而民族亦因以愈益發皇與繁榮。一個民族之奮鬥是多方面的，政治之組織，文化之創造，經濟之開闢，與軍事之捍衛，四者交相融和，相助相成，則發揮爲民族之總力，而國家賴以興盛。所以一國歷史之可寶貴，乃爲此種經驗與智慧之所匯聚，足爲後人借鑑取法之良規。昔孔子敷陳堯舜禹湯文武之德，成爲名垂千古之政論；而唐太宗亦曰：「以古爲鏡，可知興替」，乃有有唐一代之盛治。古之爲學與治政者，皆以研究歷史爲根本，藉以追尋前緒而求所繼承，實爲一個民族自存自強不可或缺之法也。我國立國於東亞，已逾五千年，在此五千餘年之奮鬥中，創造出高邁文化，至今猶能卓然獨立於世界，此其中所積聚之經驗與智慧，乃爲我民族無上寶貴之資產，亦爲我爲學與治政者首須研求之學術也。惟我國史書種類繁多，卷帙浩繁，真是竭畢生之力，尙難窮其精要。昔元代王磐序資治通鑑說：「古今載籍之文字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抉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沒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弄沙，成功何年？」王氏可謂深知其中甘苦者。吾人治學，必須專其精要，治事必須通其眞理，則吾國史書之須加以簡賅，實爲整理當前學術所急要之事。近年我國史學繁興，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乃至百工技巧，均各有專史，而獨關係國家興亡之戰爭史籍尙付缺如。此非有關國家興亡之戰爭史輕於他史，實因戰爭史之牽涉範圍過於廣大，一時難於着手使然。

因為戰爭為國家總力之角鬥，其構成因素涉及一國政治文化經濟地理與軍事諸端，頭緒紛繁，所以戰爭史之著述，至今尚無顯著之成就，不可謂非遺憾之事。民國四十四年 總統蔣公慨世運之艱難，深感整理先民奮鬥創造之史蹟，藉以啓發後人，實為當務之急，乃令 培根 主持編纂「中國歷代戰爭史」。培根學殖有限，負此鉅大責任，深感惶懼，乃延聘史學專家海內賢達十餘人共襄其事，歷時三載有餘，計得初稿一百八十餘萬言。經培根詳細審核增刪，並與史學教授姚從吾、徐道鄰、陳致平諸先生詳為校訂，其已定稿者由上古迄於秦之統一，成稿四十餘萬言，戰爭地圖八十餘幅，編為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一編。其餘自漢代以後迄於清代末葉，預計約有六編，一百四十餘萬言，當廣審訂，陸續付印。

編纂內容以各代攸關興亡之政治軍事與戰爭為中心，溯敘其勝敗興亡之事跡而加以申論。凡關於歷代賢豪謀國經世之才略與思想，以及捍衛圖存各項戰爭之方略方法等，罔不細心研討，並予以簡明分析，以使讀者得一較為明確之印象，而有所學習與取法，藉副 總統整理歷代典籍與先民遺澤，以啓迪後人之意。

自民國十年至二十六年間，近代考古學家奧國人資丹斯基博士 Dr. O. Zdansky、瑞典人安特生博士 Dr. J. G. Anderson、步達生博士 Dr. O. Black 等以及國內學人楊鍾健、裴文中、李濟、董作賓，諸先生在中國北部各地作考古之地層發掘，將中國古代所遺留之骨骼化石、石器、陶器、銅器以及骨角龜甲等，依其體形、質地、花紋、色澤、形態及文字等分為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器時代，以及仰韶、齊家、龍山等各種文化。並證明各種文化為各個生活不同民族宗派所遺留（註）。此種真實史料之發見與其有系統之整理，實為近代治史者之一大幸運。蓋前此之史學家均未見到是項史料也。吾人由此得以概略考定古代民族散佈之狀況，而對於古